

本报记者严勇、姚兵、孙敏

野生亚洲象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，境内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、普洱市等地，数量在300头左右。近年来，受栖息地退化等因素影响，越来越多的野生亚洲象走出森林，频繁进村入户“搞破坏”“霸占”田地吃庄稼，“人象冲突”愈演愈烈。

为及时锁定野象位置，当地聘请了多名经验丰富的护林员担任专职亚洲象监测员，被称“老普”的普宗信便是其中一位。五年多的时间里，他和同事们冒着巨大风险，数次前往深山密林追踪野象，成功地发出了一条条预警，被当地人称为大象“坐标”。

“世界大象日”(8月12日)前夕，记者与老普等亚洲象监测员一路同行，感受他们追象的艰辛。

直击“追象”现场

8月8日晚上9点20分，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阿镇嘎寨村的一条水泥路上，“老大”突然现身，与前去寻它的老普差点撞个正着，直线距离不到20米。

“老大”是一头3米多高的成年亚洲象，当时正在路边吃东西。老普走到一个拐弯处听到了动静，第一反应就是关掉手电筒，接着慢慢往后退，再加速往回跑。撤到安全距离后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我们想找到它，但又害怕见着，毕竟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。”老普苦笑着说。

“目前这一片有两头野象在活动。‘老大’就是其中之一。”老普掏出手机，在照片下面附上一段大象活动位置的数字信息，将其一并上传至亚洲象预警平台。随后，他复制好文字，粘贴到朋友圈和周边村寨微信群。

老普动作很熟练，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。类似于这样的预警信息，他每天至少要发布一到两条。遇到亚洲象活动频繁时，老普在野外待的时间更长，发布的次数更多。

“我们及时发出一条预警，就有可能避免一次人与象的正面冲突。”老普说。

话音刚落，“老大”身后闪过一道亮光，紧接着响起一个急刹车的声音。随行的无人机飞手向老普说，幸亏司机发现及时，没有往前继续开，要不然会惊扰到野象。

结束监测，老普看了下表，已是半夜11点半。四处无人，只剩下虫鸣和蛙叫。确定没人再过来，他们才着手收拾设备回去休息。“有象活动的地方，就得守着。”

第二天早上6点钟，他们又准时出

「追象人」

现在“老大”的活动区域。

“天一亮就有农户外出劳作，我们得赶在他们下地前找到象。”老普边说边往前走，顺手捡起路边散落的甘蔗和玉米。“这家伙聪明得很，比我们吃东西还灵活，而且只吃中间嫩的部分。”

这时，向志杰升起了无人机，配合着老普继续搜索“目标”。

发现大象脚印后，他顺手找来一截树枝。“直径快30厘米了，就是‘老大’！”说完，老普继续往前走，看到了几坨大象粪便。他往上面踩了几脚，蹲下身，直接上手找线索。

“看上去有些新鲜，说明它离开时间并不长。你们看，残渣里有苞谷和甘蔗，都是昨晚吃的。”老普说，干这份工作首先就得把脚练好，遇到野象攻击随时准备逃跑；其次就是不怕脏不怕苦，还得得住寂寞。

正准备起身，向志杰打来电话：“无人机拍到象了，你们撤回来！”

在无人机画面上，记者看到一头亚洲象正在茶地里“晃悠”，时不时还拿鼻子卷土往背上甩。老普第一时间拍照发了预警，转身扛起一块写着“野象出没，



▲8月8日下午，确定了亚洲象的位置后，普宗信在回收无人机。陈欣波摄(新华社发)



▲2020年7月13日，几头亚洲象在破坏庄稼。(无人机拍摄) 勐海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供图

禁止通行”的标牌竖在路口。

做完这些工作，老普才开始吃早饭。“若是监测象群，我们会一天忙到晚，直到它们上山。这还得看它们心情。”老普说，上个月，他花两个多月工资买了台新手机，想拿它拍出更好的照片。

那台旧手机里，除了几张家人照片，全部都是关于亚洲象的“日常”，多达上千张。

与“象”结缘

与老普一路同行，记者体验到了“追象”现场的惊险与刺激，也感受到了“追象人”的不易。早出晚归，风餐露宿，大象在哪，他们就往哪赶。

“有时候，就连吃饭我们都是和象在一起，只不过它们悠悠地吃，我们得抢时间。”老普说得很认真。

身高1米78，皮肤黝黑，头发有些花白，平日戴着副黑框眼镜，走起路来“带风”……这是年近50岁的老普给人的第一印象。初中文化的他原先是勐阿镇林业站的一名护林员，后来之所以担任亚洲象监测员，还得从一群象来了说起。

2007年前后，有象群从普洱市澜沧县糯扎渡迁徙到勐海县。消息传来，小县城炸开了锅，很多人都没见过，当天便跑去围观。老普虽然没去现场，但也觉得稀奇。

“听说来了一群象，大家都觉得新鲜，毕竟原先只在电视上看到过。”老普插了一嘴，“去过动物园的人除外！”

没想到的是，这群野象来了后就赖着不走，晚上集体出来觅食，白天进林子休息。2012年，随着象群活动范围扩大，老普所在的勐阿镇也有了野象踪迹。“见是没见着，但心里老想着这事，只能自己格外小心。”他说。

随后有村民开始反映：野象进了庄稼地，吃了他们的玉米和甘蔗，踩踏竹子、茶树等经济作物。有些“肇事”的野象还闯入村寨民房，对房屋、车辆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损毁，后来甚至发生了几次严重的伤人致死事件。

“2015年起，野象开始频繁肇事，大家开始‘谈象色变’。”老普说，这一年，他成了当地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，承担起亚洲象活动范围的日常监测工作。

老普要做的工作就是“追象”。象出没的地方，别人往后退，他却得往前凑，为的是尽快锁定野象活动位置，拍出清晰的照片，并及时发出预警。

然而，做出这个决定，对老普来说，并不容易。因为随时面临危险，家人曾多次劝他不要“冒头”。

“以前只觉得野象稀奇，但自从知道它伤了人，心里还是有些害怕。”老普转头一想，这项工作总得有人要做，做好了就能减少人象冲突。接受简单培训后，老普便开始了自己的“追象”之旅。

“听说来了一群象，大家都觉得新鲜，毕竟原先只在电视上看到过。”老普插了一嘴，“去过动物园的人除外！”

了几个大象脚印。”老普调侃道。

明知有危险，更要从容淡定，老普带着这样一种心境继续“追象”。头天早上7点钟起床，没见着象，老普第二天就把闹钟时间改到6点半，以此倒逼自己与大象活动时间重叠。

老普尽量扩大搜索范围，争取不留盲区。摩托车去不了的地方，他就步行前往，通常随身只带一个望远镜和一些干粮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老普根据前期摸排，成功追踪到一头出来觅食的野象，远远地拍到几张照片，发出了第一条预警。

记者问：“万一遭到野象攻击，可有什么防身设备？”

老普答道：“弹弓算吗？顶多只能给它挠痒痒了。”

跟野象“打游击”的艰难岁月

“要追象，首先得了解象。”老普逐渐摸索出了野象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：天热时，象会早一些出来；雨水多的时候，活动时间推后。根据大象粪便，老普能大概推断出象群经过的是甘蔗地还是玉米地。

可长期和野象“打游击”，终究还是有风险。2016年6月，热成像无人机首次使用，这给老普吃了一颗定心丸。特别是在监测象群活动时，无人机因为飞得高看得远，成了他们最好的帮手。为此，老普格外爱惜它。

“这东西省时省力又安全。嗖的一下”就抵得上我们跑老半天呢。”老普说，唯一的遗憾是下雨天不能作业，他们这

些地面监测员就得及时补位。雨一停，就立即升起无人机，扩大搜索半径。

采访过程中，老普向记者展示了他手机里保存的一条视频。画面中，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瘦高个正在被一头狂奔的野象追赶，水泥路上瞬时扬起一阵尘土。被迫的这个人正是老普，他说还有比这更刺激的，但没能录下来。

今年2月19日，长期被监测的象群突然少了一头。

老普赶紧跑到小向边上，睁大眼睛盯着无人机显示屏。“1,2,3……12?1,2……12!”老普硬是数了两遍。当时天色渐黑，野象一旦进入到人口密集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家只能寄希望于无人机，盯着它不敢眨眼。

几分钟后，有村民打来电话，说是有一头野象闯进了村子。老普和同事赶紧开车赶往事发点，到了后发现现场一片狼藉，一头被惹怒的成年母象正逼近村活动室。

慌乱的人群中，老普发现有两个小孩吓得瘫倒在地，哇哇大哭。就在野象准备越过他们头顶时，现场的森林公安民警打响了防暴枪，两小孩逃过一难。趁着野象掉头，老普和同事黄国华冲过去一人抱住一个。

就在这时，无人机遥控器又成了野象的攻击目标。来不及半点考虑，老普在地上一个翻转，硬是在野象的眼皮子底下把遥控器夺了回来。“这东西可不能坏，要不然我们就成睁眼瞎了。”他说。

(下转10版)

Advertisement for 'Dream Small, Happiness Big' (圆梦小康，幸福有缘) featuring a family scene on a smartphone screen. Includes logos for Xinhua News Agency and Jiangsu Jinshijie Wine,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a micro-video collection activity.